

興義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内部发行)

政协贵州省兴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编印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紅 軍 長 征

路 經 興 義 情 況 調 查

(部 份 摘 錄)

一、长征途經興義的紅軍番号

路過興義的紅軍是由原中國工農紅軍第四十二軍和由少共國際師編的第二軍合編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即紅一方面軍。朱德同志任軍長。(出處：1.馬岑區糧管所張金明。2.頂效公社查白大隊王玉貴提供。據說這兩個人都是紅軍但未落實。3.曲靖地區征集紅軍長征文物資料辦公室鍾超群《馬蒙礮礮走泥丸》。4.曲靖地區文

化館編《紅軍長征過曲靖地區史話》
的地圖標記。)

二、紅軍長征過興義的時間和路 綫。

時間：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
三日，右歷為豬年三月二十九日。

路綫：分四路經過興義縣境。

一路由興仁的雨樟途徑格沙屯、
阿洪、興化、觀音山、松林、坡網、
下打埂、爬長、岔河、泥溪、章古、
后龍山、品甸（與民團張炳芝遭遇打
一仗）、雙橋河。從雙橋河分兩路，
一路走田尾巴、獨家村、高峰、馬夾、
豬場營、新營、保田、塞舍姑、干坊
子、中義區（從馬夾到中義是盤縣地

帶)、阿依，往玄南方向去。另一路由双桥河往新寨、寡妇桥、猪场、威舍、黄泥河、阿依往玄南方向去。

一路是从兴仁的交乐经长田到安龙的下古里，又转到顶效的东瓜寨，再经大不慌、大山、万屯、冒水井、熊屯、查白、纳省、岔河、泥溪、响革、红板桥、雷打石（玄南）、鱼化龙、猪场（北居垠与中央军打了一仗）、威舍、邓莊、黄泥河、阿依再往玄南方向去。

一路是从兴仁的鲁础营经全小、四楞碑、烂滩到兴化汇合。

一路是从安龙的龙广，经郑屯、顶效、洛寨、海子到纳省、岔河、品

会 汇 合。

以上材料，是经走访各村窑的社员陈绍益、李吉书、陶太宽、王志华、黄开启、饶马代、曾荣洪、谢廷珍、何周氏等群众（均已六十以上）的回忆记录综合而成。他们说：红军来的时候，天上是敌人的飞机，滇军在前阻击，红军边打边走，红军是铺天盖地而来，到处都是。还说，凡是红军住过的地方，第二天中央军也住，由于两支部队的行为不同，老百姓才知道谁是红军，谁是中央军。

三、红军长征留下的革命文物。

1、在蒿子冲收得红军扁担一根，钢保温药瓶盖一只、医药箱二只（一

只交在省城，一只被富流县征集去），拐杖一支（现陈列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2、红军标语。

根据社员回忆，红军刷的标语基本上有下列几条：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打土豪，分田地！”

“不交租，不纳税！”

“不拉兵，不派款！”

“打富救贫，实行革命！”

“红军绝对不拉伕，白军兄弟不打抗日红军！”

“红军北上打日本！”

“脚踏滇军，拖死中央军！”

现在保留下来的有：

顶效区兴化公社光輝大队坟碑上
有一条：

“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
房屋、山林归农民所有！”

马岑区威舍公社阿依寨的有：

“红军绝对不拉伕！”

“反对白军官长打士兵！”

“反对白军拉伕！”

四、毛主席宿营地遗址和中央卫
生部宿营遗址。

中央红军经过云贵边境时，曾住
过一夜。76年，富流县文化馆调查长
征路线时，访老红军魏国祿（长征时
周总理的警卫员）、吴吉波（原中央

军委纵队警卫员）、范金彪（现云南军区付司令员）等到富源县与我县交界的境内实地考察回忆红军长征路线。查看了蒿子冲后，回忆起中央卫生部住于此地。吴吉涛老人还清楚地回忆起卫生部就住宿在蒿子冲的仓里，门口不远还有两棵大树。晚上，毛主席还提着马灯到达蒿子冲看望伤员，伤员中还有毛主席的夫人。魏老在座谈会上讲：“过了寡妇桥，就从那边过去了，到上下德吓、蒿子冲、铁铺箐，还有黑头，群众反映是从那边拉过电线来，估计司令部就驻在那边附近。毛主席晚上还到蒿子冲看病人，说明毛主席住在离蒿子冲不远的地方。很

可能在黑头一带，但现在的地图中没有这个地名，也没有这样一个自然村落。80年，我们在蒿子冲一带深入调查访问，查明了距蒿子冲不远有三个寨子，叫马路弯、楼席、王家庄，当地群众将这三庄总称黑头。于三庄中央偏近马路弯的山包上有个青龙寺（现已毁，尚残基）。

社员陈绍益说：“猪年三月，红军在上德吓住过一夜，青龙寺也住得有人，但人不多，部队是由黄泥河过来的。红军来时，我躲在我家背后的山上，我亲眼看见青龙寺住有红军，人数不多。”

社员李吉书说：“红军是由黄泥

河过来的，在蒿子冲住了一夜。七六年中央领导吴吉沅到我家问过我，他说：‘当时毛主席到蒿子冲看伤员，是提着马灯去的。’由马路弯到蒿子冲来回约一小时。蒿子冲住的是卫生部队，因为抬得有担架，还留下三个药箱。我们当时躲在玄盘山上，看见红军抬有担架，玄盘山高蒿子冲约有一市里，担架队住在蒿子冲孔凡珍家，炸到三根肋巴骨的伤员住在蔡小平（富流县文化馆在他家收得精制正规药箱一只）家仓库。红军到处都在煮饭，有些在民房，有些在田边地角，住在蔡家的红军在一棵大冬青树下煮饭，另有一棵大树是粗皮树（观大冬青树

尚在)，大树离仓房有十多丈。我看见他们吃水，要放进一些白面面，不知是什么东西。”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证实蒿子冲仓房是中央红军卫生部宿营地。初步认定，青龙寺是中央首长的宿营地，毛主席也住过此地。

五、狠揍中央军，严惩民团

红军进入兴义县境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挺进云南，将尾追的国民党周浑元纵队抛在老后。品甸大地主张炳芝组织民团，企图阻挠我军直捣云南，被红军先头部队彻底消灭，擒获张炳芝，并将张炳芝带到阿依镇镇压。四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纵队从

我县双桥河出发，途经寡妇桥时，毛主席指挥干部团和殿后掩护的五军团一部，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了尾追之敌，歼灭了国民党周浑元纵队的一部，使其不敢迫近。使红军顺利进入云南。

据富源文化馆资料，老红军刘启明同志说：“我记得在寡妇桥那里打了仗，可能就是在云贵交界处，有个石拱桥，两边都是山，一边的山很大，一边是陡坡，不很高。那时，我们担任后卫，走在最后面，刚转过一个弯就见敌人的前卫从山这边绕过来了。我们要再走慢点就被敌人隔住了过不来了。我们用一个班在后面阻击敌人，哪个班打了一下，就撤回来了。打的

是一次小阻击战。我们过了寡妇桥就上山，敌人是中央军，是薛岳部还是周浑元部，就搞不活了。”

富流文化馆走访长征时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他回忆：过寡妇桥，过桥前还是丘陵，过了桥就上山。寡妇桥不愧，水是从南往北流，水很浅，桥修得很好，是个拱桥，桥上有块碑，写着“寡妇桥”。毛主席和警卫员还坐在桥上休息，並走过去看碑文，又转到桥上对同志们解释“寡妇桥”的来历：‘为什么叫寡妇桥？是她男人死了，这个人很有钱，修桥作纪念。’那个地方地形很好，主席亲自部署在那里阻击敌人。等我们到了山上，部

12

队在修工事，主席就在山上休息，敌人的迫击炮、机关枪已经打响，主席说：“敌人放鞭炮欢送我们过山。我们到驻地住下，还听到敌人的迫击炮声。”

马岑区威舍公社猪场大队社员黄开启说：“猪年三月二十日，我们村里有敌人造谣诬蔑红军，煽动老百姓上山躲避。红军过路的那天早上，我因为不了解红军的实际情况，也跑到谢河东边的大山上去躲。吃早饭时候，突然听到白地坡那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朝那边一看，只见红军满山遍野的从白地坡上跑下来，半个钟头以后，枪声停息了，红军的大队伍

已经过了寡妇桥，翻上坡朝威舍那边去了。这时，几架飞机飞来，在谢洒田丢下一个炸弹，炸了一个土坑。红军头上戴着树枝。”

关于红军严惩张炳芝民团的战斗，品甸许多上了年纪的社员谈的情况大致一样。兴风大队支书王志华说：“红军的尖兵从泥溪到章古的后龙山，张炳芝命走狗郑南衙探听，看见红军尖兵，以为人不多，就在品甸街上鸣锣，说是野匪来了。张家用两门土炮，把大门关起，向红军开炮，老百姓大部分都集中在张家。红军包围了张家，听见老百姓喊声，没有放火烧张家的房子。有个女红军可能是通讯员，就

从张家的后廊爬到张家房檐上，被张家打手躲进石灰囤箩里，用九子枪打死。其红军牺牲后，红军战士发火了，往张家大院投了两颗手榴弹。张家门开，老百姓跑出来了。红军抓走了张炳芝，张炳芝的脚被手榴弹炸伤。”

阿依社民陶太宽说：“红军是猪年三月二十几号，正在开始割大烟的时候路过我们阿依的，还在阿依住了一夜。红军还带来一个大地主张炳芝，到阿依后，就用小刀把张的头从后颈窝割了下来。”

六、拥军爱民，鱼水情长。

（略）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时，在兴义我的一点稀疏

印象

（一）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那年，我还不满六岁，可说对整个辛亥革命意义和革命行动全不认识，不过革命在兴义一些相应的反映和对革命行动的一点模糊认识还是稀疏记忆犹存。在革命的前后，地方非常平静，使人没有感到稍有惊异的事件，直到满清政府垮台，民国成立，下令剪掉辫子，我记得城里赶